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古龍
真品集

10



〔貳·大沙漠〕

楚留香傳奇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楚留香傳奇

【貳·大沙漠】



古龍
真品集

10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留香传奇. 第2部, 大沙漠/古龙著. - 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9. 1
(古龙真品集)

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5 - 8

I. 楚… II. 古…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810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 - 2008 - 5987 号

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 (ChineseKungfu Inc., <http://www.ChineseKungfu.com>, **Copyright 2009, Sung Enterprise Inc.**), 原书名为《楚留香传奇》, 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 楚留香传奇

作 者: 古 龙

责任编辑: 肖雪晴 权宁君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(100860)

网 址: www.worldpress.com.cn

编务电话: 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 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(010)83908423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55

字 数: 84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5 - 8/I · 085

定 价: 68.00 元(全三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

贰·大沙漠

- 第 28 章 沙漠遇故知/217
- 第 29 章 富贵人家/226
- 第 30 章 出此下策/235
- 第 31 章 直奔大戈壁/243
- 第 32 章 沙漠风光/251
- 第 33 章 救人害己/260
- 第 34 章 极乐之星/268
- 第 35 章 荒漠绿洲/277
- 第 36 章 琵琶公主/286
- 第 37 章 龟兹国王/295
- 第 38 章 喜从天降/304
- 第 39 章 变生肘腋/313
- 第 40 章 护驾来迟/321
- 第 41 章 大漠风云/330
- 第 42 章 飞来艳福/339
- 第 43 章 血溅洞房/347
- 第 44 章 阴谋诡计/355

- 第 45 章 英雄相惜/365
- 第 46 章 剑不轻出/373
- 第 47 章 沙漠行舟/382
- 第 48 章 附骨之蛆/391
- 第 49 章 士为知己者死/399
- 第 50 章 酒醉误事/408
- 第 51 章 料事如神/417
- 第 52 章 花海迷魂/425
- 第 53 章 丽质天生/434
- 第 54 章 坐怀不乱/443
- 第 55 章 生死之间/451
- 第 56 章 画眉鸟/460
- 第 57 章 断臂论交角/469
- 第 58 章 女人心理/477
- 第 59 章 复辟/486
- 第 60 章 庆功宴上/495
- 第 61 章 有所必为/504
- 第 62 章 红粉骷髅/514
- 第 63 章 别兮大沙漠/523



第28章 沙漠遇故知

楚留香道：“这鬼地方有什么事能留得住你这样的人，我真没法子相信。”

胡铁花“咕”地又喝了碗酒，忽然直瞪着楚留香笑道：“你真要我告诉你？”

一堆黄沙上，有一粒乌黑的珍珠，这本是单纯而美丽的，又有谁能想到，竟因此而引起一连串复杂而诡秘的事……

楚留香回到他的船，就好像游子回到了家，海上的风是潮湿而温暖的，暖得就好像他的心情一样。

海天深处，有一朵白云悠悠飞来，船，在碧波中荡漾，光滑的甲板，在灿烂阳光下，比镜子还亮。他脱下衣服，脱下鞋袜，发烫的甲板，烫得他心里懒洋洋的，整个人仿佛要飘起来。

他忍不住放怀高呼：“苏蓉蓉、李红袖、宋甜儿，你们再不把好吃的东西端出来，我就要把船吞下去了。”

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，整条船上，根本一个人也没有，苏蓉蓉、李红袖、宋甜儿都不见了。

一刹那间，楚留香心里所有的温暖舒适的感觉也都不见了，他把这艘船每一个角落都找过，甚至连衣橱里、米缸里都找过。

他连她们的一根头发都没有找到。

她们会到哪里去？

有时，李红袖也会到岸上去买一匣檀香，宋甜儿也会去逛逛市场，但三个人一齐离开船，却是从来未有的事。

她们难道会不辞而别？

这更不可能，多年来，她们和楚留香已结成了一体，简直已经是 . 217 .



楚留香生命的一部分了,那是谁也分不开的。

那么,她们怎会不在船上?莫非遭了别人毒手?

楚留香再冲入船舱。

他确信她们三个人的武功和机智,已足可应付任何变故,但他还是在船舱里,装置了四十九处巧妙的机关。

这些机关可以在一霎眼间,令人丧失抵抗能力——有的可令人晕迷,有的可锁人四肢,有的可将人送到海里去。

但是现在,这些机关都没有动过,船舱内外也丝毫没有零乱的情况,碧纱橱里,有三只烧好的鸡;他珍贵的葡萄酒,也仍吊在海水里;他喜欢的那只酒杯,也早已擦得发亮;李红袖床头,有一本“会真记”,书页折在“惊梦”那一段上;苏蓉蓉床头,有双她还没有做好的袜子。

她们显然是安安静静地离开这条船的,除非是有个人能在一刹那那间,将她们三个人一齐制住。

但这样的人,到现在为止,还没有生出来哩!

楚留香更为不懂了。

他越猜不出这是怎么回事,就越是焦急。

他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,在船上不停地跑进跑出,转来转去,转了七八十个圈子后,他才忽然发现——

他喜欢的那张大椅子上,有堆发光的黄沙。

黄沙上有粒发亮的黑珍珠。

这本是最容易发现的地方,但一个人在焦急之中,却往往会将最明显的地方遗漏了。

楚留香抓起一捧黄沙,沙粒自他指缝里雨一般落下。

于是他又发现沙堆里还埋着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

楚留香湖畔盗马。

黑珍珠海上劫美。

□

□

□

现在,楚留香就骑在黑珍珠的马上。

这里是马连河畔的一个小镇。

烈日、风砂、黄土,贫穷的小镇,衣不蔽体的妇人,牵着面有菜色

的儿童,在木板门后闪缩窥人。



但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,这小镇已可算是富裕繁华的了,因为在附近百里以内,这里是唯一有清水的地方。

所以,镇上居然也有几间砖屋,几间店铺,楚留香经历一段艰苦路途后,到这里已像是到了天堂。

他几乎是昼夜不停地赶着路,几乎已忘记了酒是什么滋味,睡觉,也好像是几天前的事了。

若非这匹马,他根本无法这么快就赶到这里。在这里,没有风的晴天里,已可遥望及长城的城堞。

但今天却有风,黄土在路上飞扬,街旁小酒铺的掌柜,正不停地用帚子拂着烙饼上的风沙。

他只要手一停,饼上就会积上一层牛油般的黄土,这样的饼,在这种地方,已可算是美味了。

楚留香轻抚着马的鬃毛,叹息道:“这两天苦了你,今天我们两个看来都该好好吃一顿。”

一辆破马车自街道那边风驰过来,赶车的大汉,似乎要将那匹瘦得可怜的马,每分力气都鞭打出来。

就在这时,一只猫从酒铺里窜出,想过街,马车驰来,它想躲也来不及了,眼见就要被马蹄踏死。

也就在这时,又有一条人影自酒铺里窜出,快得好像是根射出来的箭一样,竟用身子盖在猫身上。

于是马蹄就在他身上踏过,车轮也从他身上辗过,路边的人,不禁惊呼出声,楚留香也变了颜色。

这人竟不惜用自己的命来救只猫,难道是个疯子?

赶车的大汉见到出了人命,也不觉吃了一惊,这才赶紧勒住了马车,跳了下来,奔回去瞧。

只见那人躺在地上,怀里抱着那只猫,正笑嘻嘻道:“小乖乖,下次过街要小心,这年头睁眼的瞎子多得很,被这种混蛋压死,岂非冤枉么?”

整个马车从他身上压过去,他从头到脚,竟连一丝伤损都没有,只不过身上穿的破衣服,变得更破了点而已。

赶车的人又惊又恐,大骂道:“谁是混蛋,你才是混蛋!你若死了,老子还陪你吃人命官司……”他越说越气,飞起一脚踹过去。

那人右手还在摸着猫，眼睛瞧也没有瞧，左手不过轻轻一托，赶车大汉整个人就被送上了屋顶。

路人又惊又笑，赶车的大汉在屋顶上又惊又怕，他却抱着猫慢腾腾地往酒铺走，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

阳光，照着他满脸青黢黢的胡楂子，也照着他脸上那懒洋洋的笑容和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。

他方才身形比箭还急，当真是生龙活虎，现在却连路都懒得走了，恨不得找个人抱他到酒铺去。

楚留香忽然从马上跳下来，大叫道：“胡铁花，花疯子，你怎会在这里？”

那人回头瞧见了楚留香，也跳了起来，大笑道：“楚留香，你这老臭虫，你又怎会在这里？”

他连手里的猫都顾不得了，飞也似的窜过来，一拳打在楚留香的肩膀上，楚留香也没吃亏，一拳打着他肚子。

两人都疼得直叫，却都几乎笑出了眼泪。

楚留香苦笑道：“难怪多少少年都瞧不见你，我还以为你懒死了呢，原来你竟躲到这里来了！”

胡铁花笑道：“你这老臭虫怎么也到这里来了，难道被妞儿们逼得没处走了么？”

两人又打又笑，跌跌撞撞地走进了那小酒铺，在一张东倒西歪的桌子旁坐下来，那大花猫也“咪”地跳上桌子。

胡铁花却一把将它拎了下去，笑道：“小乖乖，你莫吃醋，这老臭虫是我的老相好，他来了，你只好到一边去蹲着吧……”

楚留香在他嘴里居然变成了老臭虫，他自己想想却要笑破肚子。

楚留香大笑道：“多年不见，想不到你这条懒猫又交了个朋友……来！小乖乖，你既是他的朋友，就也跟我喝两杯吧！”

胡铁花瞪眼道：“喝两杯？今天我不灌你两百杯，就算我不够朋友。”

他拍着桌子大嚷道：“酒！酒！快送酒来，你们难道想把我朋友干死不成？”

一个又瘦、又小、又黑、又干的妇人，提着只锡酒壶走出来，“砰”地将酒壶往桌上一抛，转头就走了回去。





她连眼角也没有瞧胡铁花一眼，胡铁花眼睛却始终瞬也不瞬地盯在她身上，就好像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似的。

楚留香暗暗好笑道：“这懒猫想必是太久没有见过女人了，漂亮的女子长得是什么样子，他只怕都已忘了。”

这妇人长得并不算难看，年纪也不大，眼睛也不小，只是瘦得全身没有四两肉，看来就像是风干了的小母鸡。

只等她走得没了影子，胡铁花才转过头来，倒了两碗酒，笑道：“楚留香，你可得小心些，今日的胡铁花，酒量已非昔日可比了，我还记得你一共灌醉我八十八次，现在我可要开始报仇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八十九次……你难道忘了酒缸里那次么？”

胡铁花大笑道：“我怎会忘记，那次我只不过在你酒里下了半斤巴豆，你却把我抛进张家的大酒缸里，害我醉了三天。”

楚留香悠悠道：“你可记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”

胡铁花笑道：“十八年……只怕已快十九年了，那时我才不过是个八九岁的孩子，若不是交上你这坏朋友，又怎么会学上喝酒。”

楚留香大笑道：“你莫忘记，咱们第一次喝的酒，还是你偷来的哩！”

胡铁花苦着脸道：“真的么？这倒忘了……”

他终于忍不住大笑道：“老实说，偷来的酒滋味最好，我一辈子再也没有喝过那么好的酒……”他只仰了仰脖子，那么一大碗酒，就忽然不见了。

楚留香也喝了下去，却皱着鼻子道：“这真的是酒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不是酒是什么？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我还以为是醋呢！”

胡铁花大笑，再倒酒，笑道：“在这种地方，有这种酒喝，已经算是你走运了。”

楚留香接过他的酒，喃喃道：“看来这懒猫不但忘了女子的样子，就连酒的滋味也已忘了。”

□ □ □

十几壶酒，转眼间已下了肚，那小妇人自然也走出来十几次，每次都把酒壶重重往桌上一摔，扭头就走。

到后来，只要她一走出门，楚留香就紧张起来，几乎忍不住要用手掩住耳朵，怎奈这双手却又得先去扶桌子，否则桌子就要被她摔垮。

但胡铁花却只要看见她走出门，眼睛就亮了，笑声也响了，懒洋洋的人也像是忽然有了精神。

楚留香忍不住叹道：“可怜的小子，你在这鬼地方究竟住了多久？”

胡铁花眨了眨眼睛，道：“你可记得，我最后一次和你见面，几年了？”

楚留香叹道：“七年，想不到一霎眼就是七年！”

胡铁花目光凝注远方，悠悠道：“那时候是夏天，在莫愁湖……那一年莫愁湖上的荷花开得好美，咱们用荷叶卷成酒杯，喝一杯酒，抛一张叶，到后来咱们那条船都几乎被荷叶塞满了，你身旁的荷叶已堆得比鼻子还高。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那一年夏天，过得可真快……”

胡铁花忽然笑道：“你记不记得那年和我们在在一起的还有谁？”

楚留香大笑道：“我就算把别人都忘了，也不会忘记高亚男的，那时候她刚从华山学会一套‘回风舞柳剑’，只要一喝醉，就要将这套剑法练给咱们看，害得金陵武林中人，成天等在咱们船边不走，为的就是要偷学她的剑法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说老实话，她剑法实在不太高明，到后来只要她一练剑，我就要去小便，我真奇怪，她那‘清风女剑客’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你说她剑法不好，但姬冰雁却总是说她剑法要比昔年华山掌门徐淑真还高上三分。”

胡铁花拊掌道：“不错，这死公鸡可以三天不说一句话，一说话就是夸她的‘剑法’，我猜他八成看上她了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但她看上的却是你，否则她又怎会找我们这些酒鬼混，你记不记得，那天你喝醉了酒，还答应要和她成亲。”

胡铁花苦着脸道：“我怎么不记得，第二天我酒醒了，也就把这回事忘了，谁知她还未忘记，竟逼着我和她成亲，还说我若赖账，她也没有脸活下去，她就要自杀，害得我只好连夜跳下湖，落荒而逃……”





他还未说完，楚留香已笑得伏倒在桌上，喘着气道：“难怪第二天天亮时，我就忽然发现你们两人都不见了，我还以为你们私奔了哩！害得姬冰雁借酒浇愁，当天晚上就险些醉死，第二天也走了，我直到现在还未再见过他。”

胡铁花苦笑道：“要不是高亚男拼命地追，我又怎会逃到这么远的地方来。”

楚留香失声道：“你从七年前逃到这里来，就没走么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她追了我三年后，我才逃到这里的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那么，你在这里已耽了四年？”

胡铁花“咕”地喝了碗酒，道：“三年零十个月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鬼地方有什么事能留得住你这样的人，我真没法子相信。”

胡铁花“咕”地又喝了碗酒，忽然直瞪着楚留香笑道：“你真要我告诉你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快说！”

胡铁花把头靠到楚留香耳边，道：“你可瞧见方才替我们送酒来那女人？”

楚留香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就是为她留在这里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不错！”

楚留香赶紧用手扶着桌子，像是生怕要昏迷过去。

他上上下下，瞧了胡铁花几十眼，好像这辈子从来没有见到胡铁花似的，然后，他缓缓坐下来，倒了碗酒，喝下去，才缓缓道：“我想问你一件事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女人全身上下，有那一点比高亚男好，你能说出来么？”

胡铁花“咕”地再喝了碗酒，道：“告诉你，高亚男要追我，但我却要追她，而且追了四年都没追上，这就是她唯一的好处，你懂了么？”

楚留香眼睛盯着他的脸，直瞪了足足有盏茶功夫，才突又高兴起来，他伏在桌上大笑道：“报应，我现在才相信，世上是真有‘报应’这回事了。”

胡铁花恨恨道：“你笑什么，我就知道这种伟大的感情，像你这样。 223 .



的俗人，一辈子也不会懂的。”

楚留香捂着肚子道：“老天！伟大的感情！你饶了我好不好？”

胡铁花闷声不响，一口气喝了三碗酒，忽也大笑起来，两个人伏在桌子对面大笑，笑得全都流出了泪。

楚留香喘着气道：“这‘伟大的感情’是怎么发生的，你倒说来听听？”

胡铁花瞪眼道：“你听了可不准笑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笑！绝不笑！”

胡铁花悄声道：“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已经三个月没见到女人了，见到她，你可以说她不漂亮，但总得承认她在这地方已是最漂亮的了吧！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承认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所以我就想和她……玩玩，在我想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，谁知她竟把我看成死人一样，连瞧也不瞧我一眼。”

楚留香忍住笑道：“堂堂的风流教主花蝴蝶，竟被区区一个小女子视如无物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就连我都替你生气了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她越不理我，我越有兴趣，准备花一个月的功夫。谁知一个月后，还是毫无进展，我就准备三个月，谁知……”

他苦笑道：“我不说你也看得出，我花了三年十个月的功夫，在她眼里，我还是死人一个，她简直连笑都没有对我笑过。”

楚留香果然没有笑，他实在也笑不出来了。

胡铁花一口气又喝了三碗酒，大声道：“你若是露出一丁点可怜我的样子，我就把酒灌到你鼻子里去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并不可怜你，我只佩服你，佩服得要死！”

胡铁花大笑起来，笑得酒喷了一桌子。

他笑着道：“现在，我要听听你的了，你又怎会跑到这里来的？难道也是有什么人要逼着你娶她做老婆么？”

楚留香的神情骤然沉重下来，默默半晌，缓缓道：“你还记得苏蓉蓉、李红袖、宋甜儿么？”

胡铁花笑道：“我当然记得，那时她们还是小女孩，现在想必也长大了，难道是她们三个人一齐要嫁给你？难怪你跑得这么远了。”

楚留香叹道：“别人都以为我和她们的关系有些不正常，其实，她



们从十一二岁时就跟着我，她们只不过将我当做她们的大哥，当做她们的好朋友，而我……你总该相信我，我始终都把她们当作妹妹的。”

胡铁花正色道：“别人信不过你，但我却知道你这老臭虫，坏起来虽令人头疼，但好起来却好得叫人做梦也想不到。”

楚留香长长叹息了一声，黯然道：“现在，她们三个人都被人劫走了。”

胡铁花动容道：“被人劫走？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可听说过‘沙漠之王’札木合？”

胡铁花怒道：“这小子敢惹你？我撕了他喂狗！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是他，是他的儿子黑珍珠。”

胡铁花大叫道：“管他是黑珍珠、白珍珠，他有几个胆子，敢来惹咱们兄弟？”

他拍着桌子跳起来，道：“走！咱们找他算账去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要跟我去？”

胡铁花怒道：“你这个老臭虫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你有了麻烦，我不帮你谁帮你？”

楚留香也跳了起来，大笑道：“有你陪我走，不把那大沙漠闹个天翻地覆才怪。”

他忽又顿住笑声，看了后面的门一眼，道：“但她呢？你不管了么？”

第29章 富贵人家

胡铁花笑道：“你架子倒越来越大了，瞧见老朋友来了，也不站起来。”

姬冰雁淡淡一笑：“你若能令我站起来，我将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送给你。”

胡铁花大笑道：“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脑袋都抛得下，还舍不下她？”

两人大笑着出门。

谁知那小妇人竟突然飞也似的跑出来，拉住了胡铁花的衣袖，大叫道：“你难道这样就想走？”

胡铁花怔了怔，道：“我们钱还没有付清么？”

那小妇人嘶声道：“谁要你的酒钱，我要的是你的人。”

这句话说出来，楚留香和胡铁花都呆了。

胡铁花吃吃道：“那……那么你为什么一直不理我？”

小妇人道：“我不理你，只因为我知道，你喜欢我就因为我不理你。”

胡铁花又怔住了，苦笑道：“楚留香，你听见了么？你千万不能将任何一个女人看成呆子，谁若将女人看成呆子，他自己才是呆子。”

那小妇人目中已流下泪来，道：“求求你莫要走，只要你不走，我立刻就嫁给你。”

她“嫁”字刚出口，胡铁花就扯下了那只衣袖，像一只被老虎赶着的兔子般逃了出去。

□

□

□



才追上胡铁花，大笑道：“你莫害怕，她追不上你的，她可没有高亚男那么好的轻功。”

胡铁花这时才放松了脚步，苦笑道：“你听，她居然知道我喜欢她就因为她不睬我，你杀了我，我也不相信这么样一个女人，竟也有这么聪明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再笨的女人，对这方面的事，都是聪明的，她也许一辈子都在等着有你这样的男人上钩，她会不睁大眼睛瞧着么？”

胡铁花长叹道：“女人！我这辈子只怕再也休想了解女人了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但女人却是了解男人的，她们知道男人大多数都是贱骨头。”

胡铁花终于也大笑起来，道：“你的意思只不过想说我是贱骨头罢了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你既然自己都这么想，我又何必否认。”

他早已下了马，和胡铁花并肩走了段路，忽然发现胡铁花走的非出关的路途，他忍不住道：“你要往哪里去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兰州！”

楚留香道：“兰州？黑珍珠在关外沙漠，咱们到兰州去干什么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咱两人这样就到沙漠上去，等见到黑珍珠时，只怕联手都抬不起了，还想和人打架么？”

楚留香皱眉道：“我也知道沙漠上甚是凶险。”

胡铁花叹道：“凶险？你以为‘凶险’这两个字便能形容么？没有到过沙漠的人，做梦也不会想到沙漠有多可怕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是在吓我？”

胡铁花闭起眼睛，缓缓道：“在那一望无垠的大沙漠上，一条人命，真是太渺小了，就算鼎鼎大名的楚留香死在那里，也算不得什么。”

楚留香失笑道：“你吓不倒我。”

胡铁花也不理，他缓缓接着道：“那里白天热得令你恨不得把皮都剥下，晚上却冷得可以把你血都冻起来，山丘霎眼间就可能变为平地，平地霎眼间就可以变作山丘，等到暴风雨起时，整个城市都可能被埋在沙漠里，再加上那要命的水，据说沙漠每个时辰里，都至少有十个人要被渴死。”



楚留香道：“比这更危险的地方，我都去过……”

胡铁花睁开眼睛，大喊道：“你以前对付的只不过是人，现在你要对付的，却是天地之威，何况，你对沙漠一无所知，那黑珍珠却是从小生长在沙漠里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你一样也占不到优势，你凭什么想胜过人家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话倒不错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何况，你只怕还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是么？”

楚留香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胡铁花道：“这么说，你简直就根本找不着他，你以为沙漠就像你家的院子那么大？那里天连着地，地连着天，教你简直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，何况那大漠上牧人的话，你根本连一句也听不懂，你若想在那里兜圈子，碰运气，两个圈子兜过，你就要迷路，不出七天，就要被渴死！”

他瞪着楚留香，大喊道：“你本来头脑最清楚的，这回难道是急疯了么？”

楚留香默然半晌，苦笑道：“我的确是被急疯了，但还是非去不可，你若不……”

胡铁花怒道：“你这老臭虫，你以为我害怕了么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那么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胡铁花吼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咱们若是要去，就得把事情办成功，咱们不要像呆子似的跑去送死，咱们要冷冷静静，一下子就扼住那小子的喉咙。”

楚留香一笑，道：“你现在很冷静么？”

胡铁花也不禁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瞧见你忽然好像变得像个热情冲动的小孩子了，实在忍不住要生气，咱们现在已经是大人了，大人做事，就得有大人的样子。”

楚留香苦笑道：“这几天，我的心实在有些乱了。”

胡铁花失笑道：“你能为别人如此着想，可见你还是个可爱的人，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，是只狐狸，是条毒蛇。”

他又大吼起来，道：“但咱们若要把人救回来，就得要变只狐狸，变条毒蛇，在那种地方，可爱的人是活不长的。”

楚留香瞧着他，摇头道：“我也许还能变只狐狸，但毒蛇……连我